

义祖徐氏讳温，烈祖之养父也。刚毅寡言，罕与人交，众中凜然可畏，目为徐嗔。吴武王时，淮南劲兵数万，号黑云长剑。义祖为其裨将，累以功迁右职，与张顥同为衙内列校。吴武王疾亟，召左右谋后事。判官周隐曰：「王之子未必能控御诸将，刘威长者，必不负人，可授以军政，使待诸子长也。」吴武王不答。顥与义祖曰：「王亲犯矢石而创基业，安可使外人为王！傥杨氏无儿，有女亦可，况未至此。」吴武王曰：「尔能如是，吾死且瞑目矣。」

武王卒，子渥嗣立，是为景王。景王所为不道，居父丧中，掘地为室，以作音乐，夜然烛击球，烛大者十围，一烛之费数万。或单马出游，从者不知所诣，奔走道路。义祖与顥承间泣谏，景王怒曰：「尔谓我不中，何不杀我自为？」顥对曰：「某曾受先王恩，安敢兴此心。」又景王亲吏，皆恃势凌顥等，顥不平，遂有为乱之意。景王晨兴视事，顥拥百余人，持长刀直进。景王惊曰：「尔等果杀我耶？」顥曰：「非敢杀王，杀王之左右不忠良者。」杀数十人而止。诸将非其党者，相次被诛。月余，杀景王，声言暴卒，立其母弟隆演，是为宣王。初，顥与义祖约弑渥，而以其地臣于梁，至是顥欲背约自立，严可求沮之，乃止。顥既得志，又欲害义祖。义祖用严可求、锺泰章谋，诛顥，自为淮南行军司马，专军政。时藩郡守将，皆武王勋旧，谓为所制，心不能服。宣州李遇谓人曰：「吾始不记有此人，今日何忽乃尔！」遇不自安，遂反。及败，良贱百口皆死，自是诸将屏气矣。李德诚为润州，秉烛夜出扬州，遥见，谓有变，立命亲兵千余人渡江。比明，德诚方盥漱，兵已入城。除德诚为江州，德诚惶怖即路，帷幙皆不及取。至江州，惧祸未已，令子继勋来谒。义祖见之，叹曰：「有子如此，非为恶人也。」以女妻继勋，移德诚于信州。后数岁，义祖出镇建康，以亲子知训代知淮南军政。知训骄暴不奉法，与宣王泛舟浊河。酒酣，宣王先起，随以弹丸击之。李德诚有女乐数十人，遣使求之。德诚报曰：「此等皆有所主，又且年长，不足以接贵人，俟求少妙者进之。」知训对德诚使者曰：「吾杀德诚，并其妻取之，亦易耳。」初学兵于朱瑾，瑾悉心教之，后与瑾有隙，夜遣壮士杀瑾，瑾手刃数人，埋于舍后。瑾出镇泗州，往辞知训，知训约至瑾家为别。及至，瑾令妻出见，知训方拜，瑾以笏击踏，斩其首，入谒宣王曰：「为国去贼，为民去害，在今日矣。」时强兵皆在建邺，宣王恐事不济，以衣障面曰：「此事阿舅自为，勿累于我。」退走入内。宣王出于朱氏，故舅呼瑾。瑾怒曰：「妾子不足与语，误我大事。」遂自杀。烈祖自京口入，代知训掌政，自是中外宁谧，纪纲振举矣。时杨氏犹以东南道

都统吴王承制行事，义祖权柄虽重，而名数犹卑，遂请建国改号，自为都统，封齐王。未几，隆演卒，弟溥立，是为让皇。三年，庄宗克梁，遣使来告。义祖曰：「沙陀自称中兴，来者必诏命。」逆告之曰：「若敌国之书乃可，余则不奉命。」时果赍诏来，使者盘桓果具驿书上闻。庄宗初平大敌，意务怀柔，遂用敌国之礼书曰：「唐皇帝谨命书与吴国主。」吴遣司农卿卢莘北聘。李德诚自信州来朝，赐宴，至夕而罢。是夜，宣王殂宫中，以德诚进毒，幽于殿内。德诚亲吏走告，义祖以朝使不至，虑有他变，引亲吏百余人夜渡江，斩关而入。明日，释德诚，立让皇溥，宣王之弟也。义祖虽总大兵，而身在外，朝政皆遥禀，烈祖居中任事。徐玠数劝义祖除烈祖，以次子知询代之。义祖亦知烈祖终为己害，而烈祖勤于侍养，又自幼畜之，故不忍。陈夫人于烈祖钟爱尤切，常曰：「我家贫贱养此儿，今日富贵负之，非人理也。」知训又死，知询尚少，因以大政委焉。及闻玠之谋，深以为不宜。烈祖亦不自安，求为江西，义祖令知询入覲。明日诏下，以知询为相。其夕，宋齐丘与术士刘通微同宿，闻鼓声。通微曰：「事必中变，且有大丧。」书至，而义祖殂。义祖晚有气疾，岁中数发，发则困蹶，将殂之夕，气暴作，医者进药无效而绝。知询自淮南奔丧，翌日，起为副都统，威权同义祖。而知询暗懦，待诸弟不厚。徐玠知其终败，输诚于烈祖。知询内为诸弟所构，外为徐玠所卖，而不知也，意以己控强兵，居重地，烈祖虽管大政而无兵士，制之甚易。义祖丧将终，遣使请烈祖至金陵。烈祖上十余表，而让皇不允。顷之，知询入朝，烈祖疏其罪，以让皇之命，黜为左都统军，尽夺其兵。知询面数烈祖曰：「先王之丧，兄为人子而不亲临丧，反罪我邪？」烈祖曰：「闻尔悬剑待我，我亦不惮，独迫于君命，不得往耳。尔为人臣而畜乘輿物，非反而何？」知诲者，知询之弟，娶吴功臣吕师造之女，非正嫡所出，知诲常切齿，因醉刺杀。后频见吕氏为祟，请僧诵经，亦见之。僧为陈因果，吕曰：「吾不解此，志在报冤。」知询之败，知诲有力焉，烈祖德之，以为江西。至镇岁余，不见吕氏，心中甚喜。有家人自淮南归，于江心遇彩舟，有妇人，乃吕氏也，招家人曰：「为我谢相公，善自爱，我今他适矣。」又以绣履授之曰：「恐相公不信，谓尔诈，此殡时物，用以为信。」家人至江西，以履进，知诲熟视之未毕，吕氏已在侧曰：「尔谓我的不来也！」少时，知诲卒。知询代之，遇其丧于中途，抚棺而哭曰：「弟用心如此，吾亦不怨，但何以见先王于地下？」闻者伤之。烈祖受吴禅，追上义祖尊号，徐氏诸子封拜与李氏同。而知诲之后特盛，子景辽、景游，皆出入宫禁，预枢密，专掌浮屠修造之任。当时言蠹政者，以二人为首。

烈祖讳升，唐之宗室也。旧名知诰。少孤，为义祖所养。有相者谓义祖曰：「

君相至贵，且有贵子，然非君家所生。」又梦为人引临大水中，黄龙数十，令义祖捉之，义祖获一龙而寤。明旦，乃得烈祖。烈祖奉义祖以孝闻。尝从义祖征伐，有不如意，杖而逐之。及归，拜迎门外。义祖惊曰：「尔在此邪？」烈祖泣曰：「为人子者，舍父母何适。父怒而归母，子之常也。」义祖由是益怜惜。长善书计，性严明，不可以非理犯。累为楼船指挥使。宋齐丘者，父为江西锺传副使。父卒，羁旅淮南，欲上书干谒而无纸墨。行叹道中。有倡妇遇之，问曰：「少年子何不乐如此？」齐丘以情告。召归置食，赠钱数千，因曰：「郎时至此，不遣郎有所阙也。」齐丘感之。及贵，纳为正室。骑将姚洞天荐于烈祖，烈祖奇其才，与为布衣交，动静皆与之谋。后烈祖除升州刺史，辟齐丘为判官。义祖出镇建邺，改烈祖为润州。烈祖意求宣州，闻命不乐。宋齐丘曰：「今三郎政乱，败在朝夕。京口去淮南隔一水，若有变必先知之，是天赞我也。」三郎，知训也。未几，果有朱瑾之事。烈祖轻舟渡江，镇定内外，以待义祖之至。义祖以己子既弗克负荷，用烈祖，犹愈于他人，因留辅政。先是，知训待烈祖甚悖，每呼为乞子。与诸弟夜饮，遣召烈祖。烈祖不至，知训怒曰：「不吃酒，吃剑乎？」余皆类此。及败，知训宅上有土室封固甚固。烈祖请义祖开视，其中绢图义祖之形，而身荷五木，烈祖及诸弟执缚如就刑之状，已被袞冕南面视朝。义祖唾曰：「狗死迟矣。」烈祖因疏其罪恶事，怒遂少解，死者犹数家。烈祖得政，以爱民节用为本，甚得当时之誉。吴宣王即尊位，烈祖当相，而勋旧有未登三事者，烈祖不欲自尊大，乃以左仆射参政事。时诸国交兵，江淮为强盛。烈祖增修法度，人获义安，识者归心焉。义祖殂，知训以罪废，大政由己矣。数岁，出镇建邺，封齐王，制度如义祖。以长子景通居中辅政，宋齐丘、王谟皆为相。孙晟自中原来奔，与语，大奇之，引居门下。徐知询卒，李建勋来归幕府，遂与大将周宗等进禅代之议。受禅之日，白雀见于庭，江西杨化为李，信州李生连理。诏还李姓，国号唐，立高祖已下七庙，尊吴主为让皇。信州李德诚、庐州周本，皆杨氏旧老，上言：「吴王已逊位，宜依晋、魏故事，降封王公，出居别邸。」烈祖曰：「曹、马之事，非朕志也。」固请不已，乃徙让皇于丹徒，迁诸杨于泰州。初，吴武王讳行密，谓杏为甜梅，及是复呼为杏，故老有泣下者。烈祖日于勤政殿视政，有言事者，虽徒隶必引见，善揣物情，人不能隐，千里之外，如在目前。诏立齐王景通为皇太子，王表愿寝此礼，三表许之，以大元帅总百揆。信王景逵先娶德诚之女，中兴后，有司以同宗姓请离之。制曰：「南平王国之元子，婚不可离，信王妃可以南平为氏。」南平，德诚所封也。景逵母种氏，晚岁尤承恩宠，宋后罕得接见。烈祖幸齐王宫，遇其亲理乐器，大怒切责。数日，种氏承间言：「景逵之才，可代为嗣。」烈祖作色曰：「国家大计，女子何预？」立嫁

之。烈祖殂，宋后欲甘心数四，赖元宗保全之。烈祖服大丹药而殂，大渐，嚙元宗指见血曰：「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。」中书侍郎孙晟草遗诏，以宋后监国。翰林学士李夷邺曰：「此非先旨，必奸人所为。大行常云：『妇人预政，乱之本也。』安肯自作祸阶？且嗣君明德闻于天下，汝曹何遽为亡国之计？若遂宣行，吾对百僚裂之必矣。」遂寝。元宗即位，谓夷邺曰：「疾风劲草，卿之谓也。」

元宗讳璟，烈祖长子也。初名景通，幼为义祖所器，常曰：「诸孙中，此子特贵。」虔州刺史锺章恃功放恣，烈祖欲绳其罪。义祖曰：「昔无章，吾已死于颞手，汝曹安所托乎？今日富贵，章之力也，背之岂人理？」乃令以章女配元宗。义祖初见，叹曰：「非此儿不敌此女。」即光穆皇后也。元宗起家尚书郎，吴让皇称之曰：「朕诸子皆不及也。」烈祖出镇建邺，以元宗居中辅政，甚得时誉。烈祖即位，为大元帅，总百揆。烈祖殂，逊于诸弟，词旨坚固。中书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：「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，陛下固守小节，非所以尊先旨、承孝道也。」乃嗣位，改元保大。太常博士韩熙载上疏曰：「逾年改元，古之制也。事不师古，何以训人？」时制书已行，遂不改。诏立皇弟景遂为皇太弟。冯延巳自元帅掌书记为翰林学士承旨，延鲁自水部员外郎为中书舍人。延鲁急于趋进，欲以功名图重位，乃兴建州之役。延巳曰：「士以文行饰身，忠信事上，何用行险以要禄？」延鲁曰：「兄自能如此，弟不能悻悻待循资宰相也。」始王氏政乱，闽人闻我师之至，皆伐木开道，壶浆奉迎。既下建州，军无节制，大掠数日，民不堪其苦，思效顺者解体矣。陈觉为招讨使，矫制进围福州，表言朝夕可克。元宗以为实，令王崇文为统帅，冯延鲁亦往。诸将争功，自相违贰，崇文不能制。会钱唐以兵数千来救，我师不战而溃。诏锁觉及延鲁赴建邺。既至，寻赦其罪。始马殷据湖南，并桂管之地。马希范卒，弟希广立，庶兄希萼自永州赴丧。判官李恒皋知欲为变，未至，以为朗州节度。岁余，举兵杀希广，代其位。少弟希崇又废希萼自立，幽希萼送衡州，将杀之。大姓廖偃与叔匡凝以部曲数百人，劫希萼于道，奉为衡山王，以伐希崇。数日，有众万人。希崇遣使求救于我。元宗命袁州刺史边镐督兵赴援，其实袭之也。时长沙童谣曰：「鞭打马，马须走。」兵至，希崇、希萼皆降，余郡相次归附，乘乱取广南、桂管之地。朗州刘言亦自为刺史。命将军李建期屯益阳，以图朗州，将军张峦屯零陵，以图桂州。镐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国，四方闻之，以为神。镐性轻信，自朗州至者，皆陈言之忠顺，镐不为备。岁余，朗州土豪王逵袭杀建期，进逼长沙，奉言为主，言不能制。镐弃城遁归，诸郡皆没，惟峦全军而回。周师南伐，进逼寿州，刘彦贞督兵北征，战败于正阳，死

于阵。淮上方用兵，钱唐乘虚围我常州。命将军柴克宏往救常州。有隋将陈仁杲祠，克宏将战，夜梦仁杲曰：「吾遣阴兵助尔。」及战有黑牛二头，冲钱唐之阵，我师继之，乃大破之，斩首万余，遂解常州之围。以克宏为江州节度使。册仁杲帝号，谥武烈。右仆射孙晟使周，给事中王崇质为介，晟至汴京，谓崇质曰：「吾观事势，不生还矣，君家百口，当别为谋。」乃白世宗，遣崇质归计事。会锺谔、李德明亦至，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邺，盛陈世宗威德，请割地求和。宋齐丘深恶德明，使崇质异其言，乃以卖国诛德明。世宗召晟责之，因曰：「诸将围寿州，久未克，汝能降之，朕赦汝罪。」晟至城下，见刘仁贍，遥呼曰：「君受国家旌旄，臣节不可隳也，且援兵至。」世宗大怒，囚至汴京斩之。晟临刑，神色不变，南望再拜曰：「死不负陛下矣。」既而泗州降北，诸军继败，乃遣陈觉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，世宗许之。遂去尊号，称国主，用周正朔。太弟景遂固请归藩，立长子冀为太子。时丹徒得古铭曰：「天子冀州人。」众以冀应之。未几冀卒，识者谓冀州赵地也。陈觉乘间言：「社稷祸在朝暮，请陛下晏居宫中，国政尽付宋齐丘，以纾丧乱。」元宗以戎事未宁，隐忍不发。锺谔自汴京归，理德明之怨，乃言：「人臣窥国，理不可容。」遂诛觉，幽齐丘于青阳。寻亦卒，谥丑谬。谔使回，为礼部侍郎任用，权倾中外，与信州刺史张峦有旧。峦入为天德军使，每诣谔第，常屏人独语，中夜乃止。给事中唐镐密言：「恐有他变，宜先图之。」会太子冀葬，谔固请敕峦以所部兵马为京城巡徼。元宗乃下诏，数谔侵官之罪，贬于饶州，缢死，峦亦黜为宣州副使。元宗殂于南都。南都，豫章也。太子即位于建邺。梓宫至日，南都羣臣表请殡于别宫。后主下诏不许，哭甚哀切，乃殡于万寿殿。元宗神采精粹，辞旨清畅。湖南使至，归与亲友言曰：「尔不识东朝官家，南岳真君不如也。」

后主讳煜，字重光，元宗第五子也。幼而好古，为文有汉魏风。母兄冀为太子，性严忌。后主独以典籍自娱，未尝干预时政。冀卒，立为太子。元宗幸南都，后主监国于建邺，临事明允，甚得时誉。元宗崩，哀毁过礼。即位，立妃周氏为后。句容尉张佖上书，言为政之要，词甚激切。后主手诏慰谕，征为监察御史。周后疾，后主朝夕临视，药非亲尝不进，衣不解带者逾月。及殂，哀毁骨立，杖然后起，立后妹为后。王者婚礼，历代少有，诏中书舍人徐铉、知制诰潘佑与礼官参议，互有矛盾，议久不决。后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评其是非。时佑方宠用，游希旨奏佑为长。月余，游病疽，铉戏谓人曰：「周孔亦能为崇乎？」佑既居亲密，欲尽去旧人，独当国政，后主亦恶之，俄以本官专知国史。佑弥不乐，乃非诋公卿，与户部侍郎李平亲狎，上表言：「左右皆奸邪，不诛

，为乱在即。」后主手书敦谕，七表不止，因请休官远去。李平初与朱元自北来，元已叛去，平深厚难测。后主虑其同构大奸，乃暴其罪而诛之。后主谓左右曰：「吾诛佑、平，逾月不决，盖不获已也。」烈祖初立，庶事草创，未有贡举，至元宗始议兴置，时韩熙载、徐铉兄弟为当代文宗，继以潘佑、张洎以才名显，后主尤好儒学，故江左三十年文物，有贞元、元和之风。元宗称臣于周，惟去尊号，用周正朔，其诸制度犹未全改。后主即位，始制紫袍。广扬既下，王师屯汉阳，鄂州杨守中以闻，人心大恟，乃下制贬损，台省名号，并皆改易，王皆降封公。遣长弟从善入贡，因留质。后主天性友爱，自从善不还，岁时宴会皆罢，惟作《登高赋》以见意曰：「原有鸰兮相从飞，嗟我季兮不来归。」天朝使中书舍人卢多逊来聘，南伐之谋，兆于此矣。后主微知之，遣使愿受封策，太祖不许。甲戌岁夏，梁迥来聘，从容谓后主曰：「今冬有柴燎之礼，国主当来助祭。」后主唯唯不答。秋初，中书舍人李穆赍诏来曰：「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，思与卿同阅牺牲。」后主辞以疾。时大兵已在荆湖，惟候穆之反命。后主既不赴召，遂决进取。九月，舟师自大江直趋池州，中外夺气。樊若水父保大末为汉阳县令，父卒，家池州，累举进士不第，至汴京上书，太祖谓之有才术，累迁资善大夫。平南之策，多所参预。时虽得池州及姑熟，余郡皆未奉命，粮道艰阻。若水请于采石系桥，以利输挽。每岁大江春夏暴涨，谓之黄花水。及天兵至，水皆退小，识者知天命焉。钱唐悉兵来围常州，主将禹万诚固守，大将金成礼劫万诚以降。而天兵已屯于建邺城南十余里，钱唐又进围润州。兵初兴，议者以京口要害，当得良将侍卫。廂虞候刘澄旧事藩邸，后主尤亲任之，乃擢为润州留后。临行，谓曰：「卿本未合离孤，孤亦难与卿别，但此非卿不可，勉副孤心。」澄泣涕奉别，归家尽辇金玉以往，谓人曰：「此皆前后所赐，今国家有难，当散此以图勋业。」后主闻之益喜。及钱唐兵初至，营构未成，左右请出兵掩之。时澄已怀向背，坚曰：「兵出胜则可，不胜则立为虏矣，救至然后图战。」后主又命卢绛为援。绛至，钱唐兵少退。绛方入城，围又合矣。固守累月，自相猜忌。初，绛怒一裨将，将议杀之，未决。澄私谓曰：「卢公怒尔，尔不生矣。」裨将泣涕请命。澄因曰：「吾有一言告尔，非徒免死，且富贵。」因谕以降事，令先出导意。裨将曰：「奈缘某家在都城何？」澄曰：「事急矣，当且为身谋，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。」是夜裨将赴城而出。明日，澄徧召将卒，告曰：「澄守数旬，志不负国，事势如此，须为生计，诸君以为何如？」将卒皆发声大哭。澄惧有变，亦泣曰：「澄受恩固深于诸君，且有父母在都城，宁不知忠孝乎？但力不能抗耳。」于是率将吏开门请降。建邺初围，后主遣使征上江兵入援，以建昌军制置使朱令赉为统将。时胜兵数万，屯于湖口不进。后主累促之，至皖口方交战船

，为天兵所围，赧自救之被执，余兵皆溃。建邺受围经岁，城中斗米十千，死者相籍，惟恃此救。自润州降后，不闻外信，出降者相继。或云赧已败死，后主犹谓不实。城陷，后主欲自杀，左右泣涕固谏得止。元宗、后主皆妙于笔札，好求古迹，宫中图籍万卷，锤、王墨迹尤多。城将陷，谓所幸宝仪黄氏曰：「此皆吾宝惜，城若不守，尔可焚之，无使散逸。」及城陷，黄氏皆焚，时乙亥岁十一月也。后主至汴京，二岁殂，南人闻之，巷哭设斋。后主初即位，中使赵希操自建邺奉使江西，夜宿姑熟，中宵忽闻二人相语曰：「君自金陵来，新王何以为理？」一曰：「吾闻新王以仁孝为理。」又曰：「如是则明王也。」久之，又闻一人曰：「然则水木之岁，当至汴梁。」希操心喜，以后主终得中原，果以乙亥岁国除入天朝。后主妙于音律，乐曲有《念家山》，亲演其声为《念家山破》，识者知其不祥。至甲戌岁，有卫兵秦福自毁其鞋，跣足升正殿御座，论者以鞋者履也，履与李同，言李氏将败，此殿为秦人所得也，秦、赵古同姓焉。后主酷好著述，有《杂说》百篇行于代，时人以为可继《典论》。江南大臣至中朝，名最显著者徐铉，字鼎臣，与弟锴同有大名于江左，方之士衡、士龙焉。锴字楚金，先城陷而卒，着书甚多，谥为文。后主文集，锴为之序，《新说》又铉为序。铉着《质论》十余篇，后主宸笔冠篇，儒者荣之。

佚文

韩熙载居戚家，常有苍头挈龙水图货于韩第，即吴淮王笔迹也。韩爱而不受，为邻家所得。翌日，将练为服。忽见釜中浪涌云蒸，有二事物若獭状，穿屋而去。里人咸集，谓之起火，相将扑灭。及视之，惟烟雾而已。韩甚追惜，复异其事。

《霓裳羽衣曲》，自兵兴之后绝无传者。江南周后按谱寻之，尽得其声。

彭李者，世为义门陈氏之佣夫，丧明已久。有子一人，常闻陈之子弟言，舜王孝而父瞽叟，舐目而致明，乃归仿之。不旬日，父目忽然明朗。

（以上《说郛》卷三）